

施昕更瑞安印迹馆(记者 王志 摄)

01

施昕更与瑞安的结缘,有一个模糊的时间点:《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第277页写道:“施昕更大约在1938年五六月间到瑞安……”书的作者之一叫施时英,施昕更的孙子,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遗址管理科科长,曾多次到瑞安寻找爷爷的坟墓,均未能如愿。

1938年的施昕更,也决然想不到,自己的孙子,数十年后,会在他熟悉的瑞安街头茫然四顾,试图找寻他的踪迹。那时才26岁的他,因为浙江省西湖博物馆馆长董重茂的介绍,投身抗日洪流,来到浙南,任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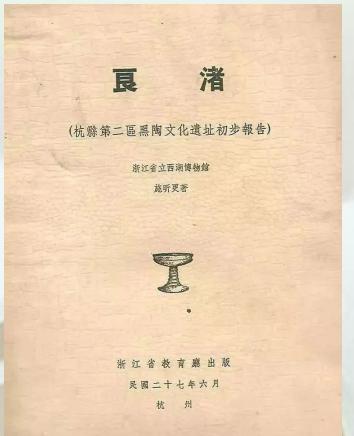
没有日记,没有书信,我们无从窥知他当时的心境,但是从《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866字的卷首语,“而我还盼望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痕迹)……”,我们有理由相信,相较于投身抗卫委秘书的繁重职责之中,他内心深处无疑更向往、钟爱那能够追溯历史、探寻文明足迹的考古工作。

这位1912年8月出生于余杭良渚贫寒家庭的青年,求学之路异常艰难:1924年从县立良渚中心小学毕业,借得学费升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一年半,终缀学。

“职高肄业生”的人生转机,缘于1929年6月至10月,他应聘在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做了百余天的临时管理员和讲解员,此后,经师长举荐,1930年进入新成立的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担任自然科学院地质矿产组绘图员,助理。

此后,便是良渚故事的开端:1936年11月3日,在野外奔波了数天的施昕更,走到良渚镇镇公所,在干涸、裸露的池底,发现了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之后,在博物馆的支持下,他马不停蹄主持了三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1937年四五月,他编写完成5万余字并附有百余幅插图的《良渚》。

但是,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出版被迫中断。次年春天,博物馆缩编,“被裁员”的施昕更把校稿寄存良渚乡间,携原稿至瑞安。1938年8月,在好友的襄助下,命运多舛的《良渚》终于在上海出版,这是良渚第一部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向西方学术界证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令人扼腕痛惜的是,1939年4月,施昕更突发猩红热病,医治无效,于5月29日去世。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02

施昕更在瑞时间仅短短一年。时隔85年,我们不禁遥想,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在战火年代,孤身一人在瑞安,是怎么生活、工作的?

翻开史料,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是1938年2月成立的,首任会长由县长甘家馨兼任。5月,甘辞职,6月,吕接任县长兼会长。

查看民国时期瑞安地图,记者努力寻找施昕更在瑞的足迹。

2019年6月,施时英再次来瑞寻找,未果。7月,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7月9日,《瑞安日报》刊登《良渚文化最早发现者施昕更最后的生涯在瑞安度过》,后多人来瑞寻找其坟墓一文,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市市委书记陈胜峰批示:“……最早发现者施昕更前辈理应得到尊重和景仰,他的坟墓寻找应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请民政局、文旅局、志愿者组织加以研究,尽可能圆施先生家属一个梦。”

此后,当时的瑞安市文保所陈奇、市民政局殡葬管理所副所长曾鸿星和玉海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又一次次前往西山探寻施昕更墓,并向负责西山电影院建造、当年98岁的原瑞安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木云荪,上世纪90年代负责将西山、万松山上的烈士坟墓迁移至烈士陵园,当年86岁的瑞安市民政局离休干部乐嘉楠,及居住在西山上的老人们打听询问,都没收获。

今年92岁的何克识先生剪报60余年,数千本剪报册子占满3套房,他长期关注施昕更的信息,获悉记者在查找一些资料,他辗转通过多层关系,寻找当年快活照相馆的经营者信息……



何光明(右一)和施时英(右二)向记者介绍寻墓情况

03

与施时英一次次来瑞安找爷爷双向奔赴的,是瑞安文史工作者、爱好者对施昕更坟墓的执着寻找。

1983年,瑞安开展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时任瑞安文物馆馆长的俞天舒(又名岳秋)曾带工作人员去西山寻找施昕更的坟墓和遗物,但没有任何收获。

瑞安博物馆原馆长陈钦焱曾在1997年、2010年施时英两次来瑞,陪同寻访,均无果。

2019年6月,施时英再次来瑞寻找,未果。7月,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7月9日,《瑞安日报》刊登《良渚文化最早发现者施昕更最后的生涯在瑞安度过》,后多人来瑞寻找其坟墓一文,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市市委书记陈胜峰批示:“……最早发现者施昕更前辈理应得到尊重和景仰,他的坟墓寻找应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请民政局、文旅局、志愿者组织加以研究,尽可能圆施先生家属一个梦。”

此后,当时的瑞安市文保所陈奇、市民政局殡葬管理所副所长曾鸿星和玉海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又一次次前往西山探寻施昕更墓,并向负责西山电影院建造、当年98岁的原瑞安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木云荪,上世纪90年代负责将西山、万松山上的烈士坟墓迁移至烈士陵园,当年86岁的瑞安市民政局离休干部乐嘉楠,及居住在西山上的老人们打听询问,都没收获。

今年92岁的何克识先生剪报60余年,数千本剪报册子占满3套房,他长期关注施昕更的信息,获悉记者在查找一些资料,他辗转通过多层关系,寻找当年快活照相馆的经营者信息……

「除了「志于瑞安」,他还留下哪些印迹?」

寻迹施昕更

■记者 陈良和 王勇

2024年12月30日,瑞安西山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施昕更瑞安印迹馆正式开馆。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的新生,更是瑞安人对一位伟大考古学家的深切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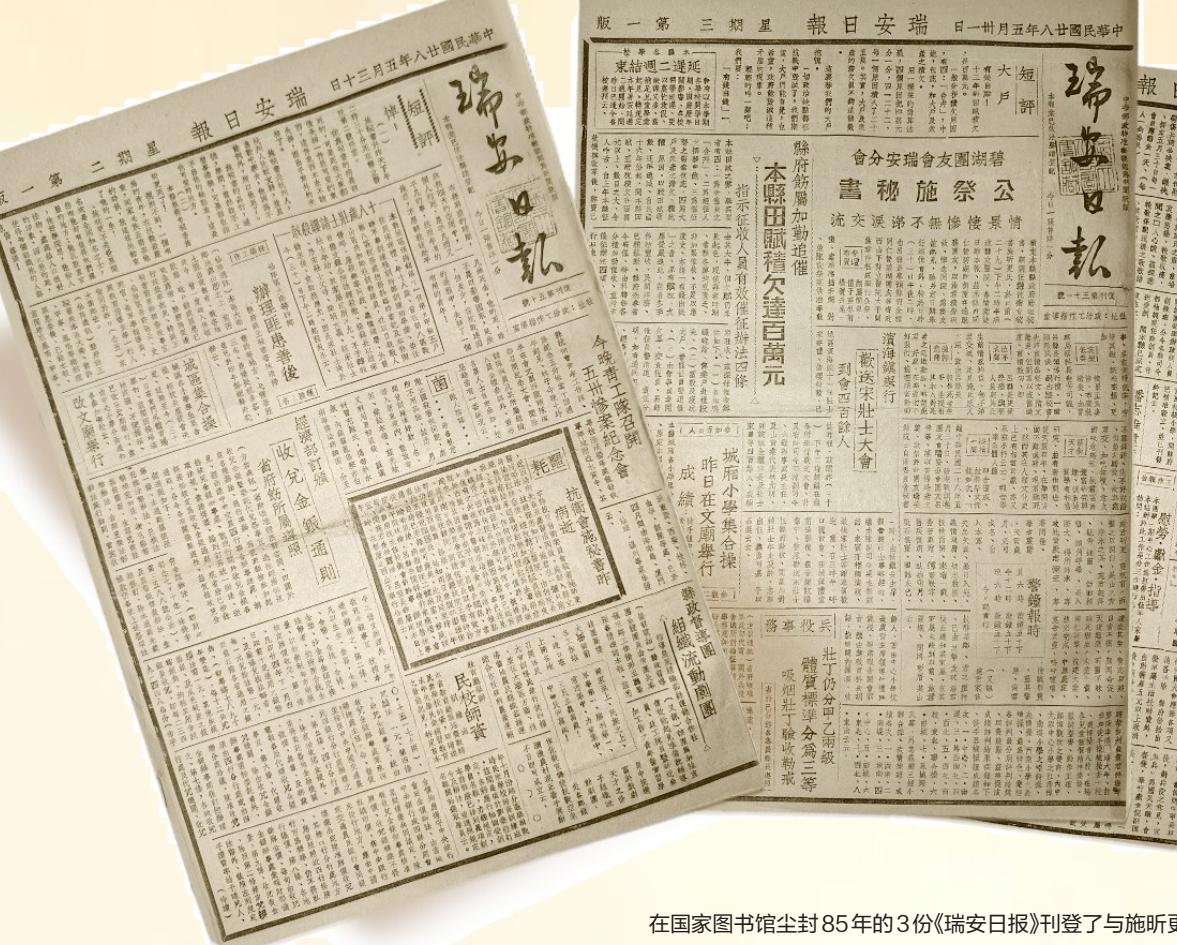
85年前,施昕更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懈的探索精神,揭开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并在瑞安完成报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85年来,瑞安人锲而不舍,跨越重重障碍,最终完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寻找、发现和突破之旅。

它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深情致敬,更是媒体智慧与勇气的辉煌展现。在开馆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非凡的旅程,看尘封的历史是如何重焕光彩的。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在国家图书馆尘封85年的3份《瑞安日报》刊登了与施昕更去世有关的4篇文章

04

时间来到2024年,施昕更去世85周年。

正如施昕更这位非科班出身的探索者,不经意间揭开了良渚文明的神秘面纱,施昕更留在瑞安的那些疑问,仿佛命运的伏笔,在2024年的夏日,被叶真捕捉到了。

叶真,瑞安人,曾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现为浙江省政府特约研究员,身兼教授、主任医师与博士生导师数职,平日里,他常常流连于各大博物馆,对文史抱有极大的热情。当他看到施昕更在瑞安患病去世的记载时,职业的敏锐与内心的热爱驱使他探寻真相。

《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一书是目前最详尽介绍施昕更生平的权威著作,但是,今年上半年,叶真对其中的章节深入剖析后,提出几个疑问: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去世,1939年瑞安有这个医院吗?接诊医师是谁?根据施昕更临终前写给父亲的信所描述的临床表现,猩红热不是大病,怎么就治而逝世呢?施昕更去世的消息、县长吕律的悼词及公祭新闻等都在《瑞安日报》,当时有《瑞安日报》吗?

病痛方面的问题,他联系瑞安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教授们,听取他们的专业见解;报纸这块,6月初,他通过瑞安市委宣传部孙寒星的引荐,与瑞安市融媒体中心“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查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民国期间的《瑞安日报》原件,而且收藏的日期是1939年5月至7月。但是,没有数字化,需去现场查阅。

早在2013年瑞安日报复刊20周年时,当时的瑞安日报社就认真地梳理查找过,确定如《瑞安市志》记载,作为中共瑞安县委机关报的《瑞安报》是在1956年5月1日创刊的,2000年12月25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并更名为《瑞安日报》。

华小波遂联系温州市图书馆及相关专家。前些年温图曾组织人力把温州地区民国期间的报纸全部逐家逐日逐版做了梳理并将其数字化,因此,所有人为给予的答案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瑞安可能不存在《瑞安日报》!

只能继续往上去找!又向浙江图书馆查询,但浙江省现有系统里,搞学术研究的人,所找到的文章、史料里都没提到当年曾有《瑞安日报》。

这时,包括叶真在内,大家都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一书作者的笔误。



2024年6月16日叶真(右二)与大家一起商讨此事

05

6月16日,在与瑞安市政协副主席王文光、玉海街道党工委书记竺成伟及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几位采编人员商讨时,叶真发问,引发许多疑问:“这么一个有志青年来到瑞安工作,仅一年,就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连个坟墓都没找到。作为瑞安人,感觉是有所欠缺的……而除了首卷中‘施昕更志于瑞安’,除了他儿子的只言片语记录,我们又拿什么证明他曾经在瑞安工作、生活过……”

不放弃!继续寻找。

6月18日、19日,记者翻阅1938年和1939年的《张祠日记》,获悉当时一些瑞安人都订阅《浙瓯日报》(1930年9月创刊,1949年5月停刊,是当时温州大型综合性日报),遂下载了1939年全年的影印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逐版逐篇查找,在1月24日报纸第3版中发现“施昕更”三字,这是第一次在温州当时的报纸上找到“施昕更”的名字!

好新闻接踵而至。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的帮助下,叶真获悉:因经费关系,《张祠日记》作为瑞安仅有的一张日报,停刊达4个月之久,后经努力,1939年4月4日复刊,改名为《瑞安日报》。王宁远又请上海师范大学专门从事民国期刊方面研究的洪恩教授多方查寻,在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查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民国期间的《瑞安日报》原件,而且收藏的日期是1939年5月至7月。但是,没有数字化,需去现场查阅。

真是一天!

6月26日,瑞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广泛动员同学与朋友关系,借助在北京的瑞籍同乡,最终在国家图书馆找到《瑞安日报》。2000年12月25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并更名为《瑞安日报》。

华小波遂联系温州市图书馆及相关专家。前些年温图曾组织人力把温州地区民国期间的报纸全部逐家逐日逐版做了梳理并将其数字化,因此,所有人为给予的答案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瑞安可能不存在《瑞安日报》!

消息传来,大家振奋了!在国家图书馆浩瀚的馆藏中,一份县级民间报纸得以保存至今,这本身就是媒体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有力证明。而热心人与瑞安融媒体的接力寻找,让这3份尘封了85周年的报纸终于重见天日,不仅为几张报纸赋予了新生,更是填补了瑞安新闻历史的空缺,同时也填补了良渚博物院及所有公开资料中关于此事的空白,为历史研究补充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2024年9月,叶真的论文《施昕更先生于瑞安二三事》在《大众考古》杂志公开发表。11月,他的另一篇文章《施昕更的爱国情怀和学术精神》在《钱塘江文化》杂志发表。这也是瑞安人在施昕更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长久以来,因为一直没能找到施昕更的墓,社会各界对于在西山为他立碑、塑像或建纪念馆的呼声日益高涨,瑞安人渴望以此弥补对这位卓越先辈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前几年,瑞安规划建设西山公园时,我曾向相关部门提议,在西山选址为施昕更立碑或塑像,纪念施昕更,既宣传良渚文化,也提升瑞安文化形象。”陈钦焱说。

何光明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西山打造了全国首家国旗教育馆,建议在附近选址建设施昕更纪念馆。

瑞安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特别是找到这几份珍贵的报纸后,建一座馆,远比塑像更能全面展现施昕更在瑞安的生活轨迹与精神风貌。

瑞安融媒体人也未停歇,参与选址、落实资金、牵头策划、组织实施等工作中,深度介入,积极推动印迹馆的建设进程。

经多次考察、商讨,最后决定选址国旗教育馆东首、紧邻文昌阁的一幢闲置房屋作为施昕更印迹馆的馆址。1919年,瑞安历史上第一所公共图书馆——瑞安县立图书馆便坐落于文昌阁,1943年10月,这里又曾变更为抗日阵亡将士忠烈祠。彼时,瑞安名城办正紧锣密鼓地推进西山文化设施的建设,文昌阁作为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得以保留,施昕更印迹馆由此被迅速纳入整体规划之中,并通过修缮工程追加了一部分资金。经过一月的精心协调,至此,馆的选址与房屋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说:“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西山,这片红色文化沃土,已经汇聚了国旗教育馆、烈土陵园、抗美援朝纪念馆、林去病故居以及山脚的防空洞等多处红色地标,它们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新落成的施昕更印迹馆,将与这些红色印记交相辉映,共同串连成一条红色研学文旅线路,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缅怀英烈、探访历史的平台,更将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施昕更瑞安印迹馆展厅内部



叶真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大众考古》和《钱塘江文化》